

秦牧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67
353

百花散文书系

当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秦

牧

张振金 编

散文选集。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592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牧散文选集/秦牧著;张振金编.—2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017-1

I. 秦... II. ①秦...②张...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23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j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j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155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2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5.00 元

序 言

张振金

有一位香港作家说过：“在文学的园林里，秦牧是一棵繁花树。”意思是称赞秦牧创作的丰富多彩。是的，各种体裁的写作他都涉猎过，并且都有卓著的成就。中篇小说《黄金海岸》，长篇小说《愤怒的海》，文学理论《艺海拾贝》、《语林采英》，童话集《巨手》等，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甚至脍炙人口。在散文创作方面，秦牧更以大量的名篇佳作，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开了一代文风，成为当代中国的散文大家。

1947年，秦牧以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秦牧杂文》，在文坛崭露头角，接着便以《星下集》、《贝

壳集》、《花城》等蜚声国内外。1978年以后,为了夺回十年浩劫中失去的时间,他以加倍的劳动,每年写一本10余万字的散文集子,到目前已经出版的有《长街灯语》、《花蜜和蜂刺》、《晴窗晨笔》、《秋林红果》、《翡翠路》、《访龙的故乡》、《大洋两岸集》、《华族与龙》、《哲人的爱》、《森林水滴》等,还有各种散文选集和其它体裁的著作不计算在内。解放后,秦牧写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花城》、《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菱角的喜剧》、《榕树的美髯》、《海滩拾贝》、《土地》、《蜜蜂的赞美》等,被选作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的中学和大学的教材,成为青少年学习语文的范文。因此,全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海内外都有不少大学生以研究他的散文作为毕业论文的内容,韩国、新加坡、香港都有不少研究生以研究他的作品而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国内还有一些省市成立了“秦牧研究会”,一些高等学校中文系开设了秦牧作品的专门课程。

秦牧是一位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他恪守现实主义精神,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在把握生

活时又有一种宏大的视野和哲学的思考，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也有一种与别的作家不同的才华与风格。他的作品，都如别林斯基说的，“在思想与艺术的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个性与精神特征的印记。”他的创作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索和学习的。

—

秦牧散文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新时期以来，他更加努力扩大自己写作的题材范围，希望反映的事物尽可能广泛和丰富一些，使作品更加多姿多彩，以便读者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接触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事物。有勾勒时代风云的，有描写风物人情的，有从重大事件中提出亿万人民所迫切关心的社会问题的，有从日常生活小事里引出发人深思的生活哲理的，有谈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的，有写花鸟虫鱼给人以生活知识和娱乐休息的……总之，触目闻声，随处可感，纵横驰骋，挥洒自如。

但是，秦牧又常常选择生活中新鲜、奇警、独特而又富于知识性的事物，夹叙夹议，联想开去，

抒发一种令人有深思的情思和哲理。这是有着秦牧自己的文学见解的。他说：“写事实，不虚构，可以说是散文的一个特征。”他又说：散文“一般写的是真人真事，作者夹叙夹议，抒发自己的联想，倾注自己的感情，使他产生艺术感染力。这就要求作者必须选择‘尖端状态’、突出的、具有较大意义的事物，加以发挥，给人以强烈感、新鲜感。”^①他又生动地把这比喻为生活材料的“菜心”和“笋尖”，作家如果不像厨师那样区别菜心和菜梗、笋尖和笋身，随便拈到一点有些光泽、有些意义的事情就写，结果就只能写出很平庸的作品。

早在四十年代之初，秦牧散文的这一特点便已显露出来，到了五六十年代则日趋稳定与明晰。他常为那些新奇的事情而激动，例如，一棵榕树的气根可以错落成一片树林，一条野藤有时竟能蔓生数里，莲子可以保持生命千数百年，种子发芽时能够把大石掀翻，菠萝蜜的树根从地下伸入人家的床底竟能结出果来，等等。他在当时出版的《花城》、《潮汐和船》等集子，就是通过生

① 见《秦牧论散文创作》第3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活中各种尖端状态的事物，层层剖析，揭示深意的。新时期以来，更加贴近现实，切入生活，扩大写作的涉猎面，“以生动、深刻、精炼、优美之笔写精彩的题材”，写“同群众的思想、实际、命运息息相关”以及群众“想了解的人和事”。我们翻阅他这时出版的《长街灯语》、《秋林红果》、《花蜜和蜂刺》、《大洋两岸集》、《哲人的爱》等集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新鲜诱人的生活画面，一种种新颖独特的思想感受。他写深圳、珠海最具“特味”的新鲜事物，写香港社会各种差别悬殊的社会现象，写石壁树丛的顽强生命，写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珍稀植物，写美国和世界最高的希尔思摩天大厦夜色，写北京长街丰富而灿烂的灯景，写老教授临终前嘱咐把遗体献给医院解剖的英雄壮举，写国际机翼下的趣闻奇思……

就以《莽原语丝》为例。这是一篇记述我国最北省份黑龙江的风物人情和见闻感受的游记。秦牧以这个省份土地面积之大的特点，引出了许多“大”的事物：大小兴安岭的大森林，松嫩流域的大平原，兴凯湖和呼伦湖等大湖，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等大江，大庆的大油田，等等。而在这个

“大”的摇篮里，又培育出许多“大”的东西：我国老虎中体积最大的东北虎，黑龙江里2000斤一条的大鲤鱼，镜泊湖里六七斤重一条的大鲫鱼，草原上3000斤重一头的三河牛，一颗重达一斤多的马铃薯，食店里有三五斤一个的大面包，人们喝啤酒总是一面盆一面盆地端来喝，江畔公园的座椅竟达一丈之长；还有，历史上生活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人民，如杨靖宇将军等英雄豪杰，在同敌人斗争中所表现出一种海啸雷鸣般的伟大气魄。

这里说要选择奇警异常的事物，并非平常的和别人写过的东西不能写。平常不等于平庸，写别人写过的不等于重复。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写出事物的平中之奇、同中之异。任何事物都有其共性和个性，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作家的本领就在于能够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异常的东西，在别人已看过千百遍甚至已非常熟悉的事物中，找到别人未曾注意到的地方。

北京长街的灯色，是许多作家描写过的，秦牧的《长街灯语》却不同凡响。请看作者描写长安大街两旁的街灯，~~还在~~在大街上，看两行璀璨的华灯直伸远处，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有趣的错觉，仿佛

有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从天外飞来，停在地球的某一端，把它的两条闪光的触角伸进北京大街似的。对！长街灯串，遥望起来，就像是昆虫的两条触角！”多么新颖脱俗而富于诗意的想象！只有不满足于一般地反映生活的作家，才能有如此独具一格的诗意发现与艺术创造。北京是在坦坦荡荡的千里平川建立起来的，又是祖国的首都，尤其是长安大街、宽阔、平直、深远，所以两旁的华灯，遥望起来，就会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那两只闪光的触角。这就是事物的特殊性。秦牧又把北京一盏盏的街灯比作某些人的“心灵和眼睛”，生发出我们每个人都应热心服务社会，“就像是大街上万千华灯中的一盏那样，即使只能在角落里吐点小小的光芒，也是好的。”这样把北京灯色之美与我们时代思想情操之美交融起来，构成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平常的街灯，就变得奇警异常了。

二

秦牧在《海滩拾贝》中说：“一个人在海滩上

走着走着，多多地看和想，那情调很像走进一个哲理和诗的境界。”是的，秦牧不仅善于选择生活中奇警异常而富于知识的事物，而且通过它反复思索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我们读着他的散文，也像在海滩上漫步一样，置身在一个知识的海，一个情感的海。它是这样丰富新奇，这样变化多端，不断翻腾着生活、思想、智慧的浪花，不知不觉地使人走进一个哲理与诗情交融的艺术境界。

散文是一种侧重抒发作者对生活的内心体验和思想感受的文学形式。尽管它可以像小说那样描写人物，可以像戏剧那样揭示矛盾，可以像诗歌那样创造意境，但这些都不是散文的主要特征。散文艺术的极致，就是最大限度抒发作者真切的生活感受，或者表达独到的思想见解，“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表现中间，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①。秦牧是一贯坚持“写作应该对人民有益”这个原则的。因此，他的作品，“不管几十万字也好，几百字也好，也总有它的核，这也就是它的主

^① 林非《老诗人臧克家的散文创作》，文艺报1989年2月25日。

题，它的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不是随便一种什么思想，而是“必须在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找到它的位置才好。”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牧散文的功力在于写实，写实的独到之处，在于表现一种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哲理。虽然他不少散文都创造了意境，但不以意境见长，而以理趣取胜。这正如孙犁指出的，“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伸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为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①

例如，《菱角的喜剧》，写菱角一般是两角的，也有无角、三个角、四个角的，阐发了“事物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得和绝对化简单化的认识方法打仗。”《花城》，写徜徉在羊城年宵花市，面对那十里花街、万众欢腾的盛况，“感受到许多寻常的道路中新鲜的涵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海滩拾贝》，写由亿万沙粒积成的沙滩和亿万的水滴汇成的

① 孙犁《欧阳修的散文》，见《秀露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35页。

海洋，想到“渺小和伟大原是极其辩证地统一着，没有无数的渺小，就没有伟大，离开了集体，伟大又化为渺小。”《秋林红果》，写北方的山楂，虽然个头很小，味道也平常，却博得南北各地人们的喜爱，想到那些“一声不响，藏身在群众之中，”“外表平凡，实际却很卓越的人物。”《野参美》，写野生的人参比人栽的人参在价值上有很大的距离，想到“经过艰苦锻炼的人和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人”有很大的差别。《哲人的丰碑》，写北京医科大学一位教授生前立下遗嘱要把死后的遗体献给学校作骨骼标本，想到中国知识分子“死后再作奉献”的“哲人气概”……

除了抒情叙事性的散文之外，秦牧还写了大量的游记散文。他的游记，不是流水帐似地一五一十叙述旅途见闻，也不是单靠临摹景物，蜻蜓点水式的浮光掠影，而是深入一点，旁征博引，把这个地方的历史、名胜、人情、风俗，以至传说、趣闻，加以融汇贯通，写得丰厚开阔，情景交融。或从中引出一个道理，或提出一些现实问题，把新鲜的生活感受和人生见解融化在生动的艺术画面里，情思隽永，境界高远。例如，《太湖的云彩波

光》，既赞美太湖“在雄伟中寓秀丽，于豪迈处寄温柔”的美景，又不把它推崇为天下极致，从而阐发“美是有多种多样的，应该各擅胜场，不宜拘于一格。各种各样的美，攀上高峰，都很令人赞赏。”再如《漫步在纽约大街上》，描写了纽约光怪陆离、纷繁复杂的社会面貌之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纽约，以至整个美国，除了夸耀他们的光荣和成就之外，将怎样正视这些阴暗面，迎接它的明天，这不但是纽约人、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也是全世界人们瞩目的课题。”

秦牧散文中的哲理，是蕴含在形象里面的；同时，又是灌注了自己的感情的。这种形象性和感情的特征，使它具备了文学的艺术魅力。即使那些说理较多的杂文，他也是活灵活现地描写事物，而不是抽象地说理或者平铺直叙地举例说明。同时，他又通过娓娓动听的叙述，用自己特有的语言直抒胸臆，向读者敞开自己的胸怀，使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如《谈后代》中，在分析了有些没儿没女、或者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的人，就认为自己“绝了后”，于是就唉声叹气的封建思想之后，作者深情

地写道：

我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在这件事情上，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以为意。心想，在一棵大树上，哪一枝丫上结的果子，都是这棵树的后代，结在哪一枝丫上，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我的姊妹们所生的儿女，也就是我的外甥，足足有一打以上。看到姊妹们的这些后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家族的后代。退一步来说，就算没有这些外甥，堂兄弟们的子孙，同样是我们家族的后代。再退一步来说，就算没有这些堂兄弟们的子孙，其他人的孩子，也同样是我们民族的后代。

透过某些事物的描写，阐发一种社会和人生的哲理，这是秦牧散文之所长。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秦牧散文的特色，因为秦牧对事理的阐发，是从从来没有离开过“自我”的真情实感的。散文一旦离开作者的真实感受，就会立刻失去它的艺术力量。秦牧在《谈后代》中，从自己没有孩子而几十年来不以为意的独特感受出发，以

果子结在哪一个枝丫上都是这棵树的后代为比喻，剖析自己姊妹的、堂兄弟的、其他人的孩子，都是我们民族的后代这个道理，娓娓道来，层层深入，比喻新颖，情趣盎然，既剖析了事理，又抒发了情怀，做到诉之以情，说之以理，情在理中，情理交融。读着这样的作品，我们会深深地引起感情的共鸣。这是作者“直抒胸臆”的感情笔调所造成的。写到这里，我想起曾有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秦牧的散文只炫耀知识和说理，而“失之在无情”。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缺乏起码的常识。如果真的“无情”，就不是文学作品了。

三

散文既然是一种偏重表达作者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见解的文学体裁，这里就有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就是说，你用一种什么方式把事物和道理告诉别人，使别人觉得亲切、生动、有趣，更具艺术魅力呢？秦牧说：要“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在谈天说地中进行潜移默化”，又说：要“像是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

样”。总之，他采用的是老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方式。

这种“谈天说地”的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天南地北，不拘一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所谓随意性；二是推心置腹，有情有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即所谓亲切性。在这里，虚情假意、躲躲闪闪不行，危坐正襟、板起脸孔不行，空洞说教、动辄训人不行，倒是应该像巴金说的，“把心交给读者”，把读者当作自己的朋友和亲人。

中国散文自“五四”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倡一种不拘形式的、家常闲话似的“谈话风”。二十年代中期出版的《语丝》，曾提出坦白真诚、自由洒脱地“发表自己要说的话”，包括个人的生活经验、内心忧愤、人格色彩等，让这一切皆由心中自然流露出来。鲁迅曾将此举归结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秦牧的“谈天说地”，“每当有触动的时候，就像和老朋友谈心一样，一五一十倾诉出来了”，这当然属于“谈话风”之一种。

不过，这种“谈话风”，由于每个作家的学识、素养、经历、个性的不同，各人的“谈法”是不同的。有的像历尽沧桑的战士，向你讲述惊险动人